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 评价体系与应用 ——以苏州市为例

张希月^{1,2,3}, 虞虎^{1,3*}, 陈田^{1,3}, 王新歌^{1,2,3}, 王甫园^{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旅游开发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我生存能力,使其摆脱濒危的困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方式。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即由资源禀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3个方面的要素组成,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苏州为例,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评价,共评出三级旅游资源3项、二级旅游资源16项、一级旅游资源29项。主要结论为:产品衍生性、展示适宜性、是否具备可观赏性、遗产保护情况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否能够成为旅游资源;可展示与体验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水平高低。手工工艺类、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医药的旅游可开发性较差。本文构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可为旅游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筛选和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苏州

1 引言

旅游开发能够使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生机,是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方式。文化部普查表明,中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资源约87万项,已颁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总数达到1372项,是名副其实的非遗资源大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是文化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但是单纯的保存和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并且对提高非遗的自身生命力见效甚微(雷蓉等, 2012),所以固化的文化遗产保护和静态的展示并不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孙九霞, 2010)。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摆脱濒危的困境,实现自我生存

的重要途径。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将给遗产带来市场需求,提升其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程度,反向促进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华春霞等, 2007)。

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估是旅游开发的前提,否则旅游开发会存在认识的盲目性、定位的模糊性和开发的随意性,进而造成遗产价值流失和市场混乱(张博等, 2008; 贺小荣等, 2013)。旅游产品开发是一个涉及多因素的系统工程,并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适合进行旅游开发。文物价值、遗产价值、文化价值并不等同于旅游价值(孙九霞, 2010),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是以旅游开发的视角去衡量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对资源的旅游产品可塑造

收稿日期:2015-11;修订日期:201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YJC630146);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4BAL07B02) [Found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No.14YJC630146;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of China, No.2014BAL07B02]。

作者简介:张希月(1989-),女,河北保定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研究, E-mail: zhangxiyue2013@163.com。

通讯作者:虞虎(1986-),男,安徽太和人,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 E-mail: yuhuashd@126.com。

引用格式:张希月, 虞虎, 陈田, 等. 2016.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 以苏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35(8): 997-1007. [Zhang X Y, Yu H, Chen T, et al. 2016.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C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8): 997-1007.]. DOI: 10.18306/dlkxjz.2016.08.009

性进行评判。

旅游资源评价侧重资源本身禀赋条件评价,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侧重外部开发条件评价(沈惊宏等, 2013),旅游开发价值评价则是针对资源内部属性和外部开发条件建立评判体系。本文通过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以旅游开发的视角对非遗资源进行价值判断。选取具有针对性的指标刻画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对旅游开发价值高低进行等级划分,从而更好地判断其作为旅游资源的特性和开发利用价值,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产品转化奠定基础。

2 文献回顾

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从着重研究遗产保护转向旅游开发与游客体验研究,已有成果表明:旅游展示与解说是影响文化遗产吸引力水平、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成功的展示与解说本身具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能够提升文化遗产的魅力,提高游客体验的质量,引导游客加深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戴伦·J·蒂莫西等, 2007)。成功的展示和解说需要具有愉悦性、趣味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长时间地吸引游客注意力(Weiler et al, 2001)。游客对展示方式偏好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展示方式具有不同的旅游吸引力,遗产静态展示方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和提高大众保护意识的有效手段,如博物馆展示(Yoshida, 2004);动态的展示方式能够影响展示效果,如游客亲身参与体验等方式(Hwang et al, 2005)。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没有固定的物质形态和载体,依靠动态过程、技艺技法展示、游客体验参与活动、与手工艺人的交流等多种动态方式综合而成,因而展示方式的选取和展示内容的组织编排更加重要。因此,在非遗资源的评价过程中,以游客认可度高的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进行旅游产品衍生设计是资源可开发利用性的重要方面,应认真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强化国内非遗资源研究中资源可展示性和游客体验性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在国内属于新兴的研究方向,研究历程仅有10余年,资源评价方面多是借鉴《中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3)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思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观赏游憩使用价值、文化价值、珍

稀奇特程度、规模与丰度等方面选取指标作为旅游开发价值的衡量标准。此外,以往研究中也纳入了目的地条件和市场条件的评价内容,其中目的地条件是从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发展相关经济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市场条件则从遗产资源进入旅游市场的难易程度进行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可归结为3个方面:资源要素条件、目的地条件及市场条件。已有研究结论中,资源要素条件包括遗产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信仰价值等要素价值,资源可观赏性、独特性、稀缺性等资源品质,资源的完整性、原真性等保护与传承状况(孙青等, 2007; 顾金孚等, 2008; 欧阳正宇, 2012);目的地条件包括社会经济条件、旅游开发条件、利益相关者因素、旅游开发经济收效等方面(陈炜等, 2011; 陈珠芳, 2013);市场条件包括遗产消费人群与规模、遗产地市场定位、市场准入难易程度等条件(代凌枝等, 2011; 尹乐等, 2013)。资源要素价值是对资源内部条件作出的评判,目的地条件和市场条件是对外部开发环境所作出的评判,但均缺少从产品衍生和游客体验的角度对资源属性的衡量。其中,遗产等级、遗产规模、保护与传承情况、美感度、可参与性和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对旅游开发价值的影响为研究共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非遗资源的可展示性与游客体验性评价纳入非遗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中,作为评价子系统之一。提出可展示内容与形式多样性、产品衍生丰富性、吸引目标群体以及遗产资源本身的传承与影响范围等创新性评价指标,以适应游客追求深度体验的新形势,使指标体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使用价值。

就研究方法而言,旅游资源评价包括体验性的定性评价、技术性的定量评价和综合性的定量建模评价(陶卓民等, 2009),常用方法有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AHP)、模糊数学方法、指数综合法、菲什拜因—罗森伯格模型、回归模型、加权求和或模糊矩阵运算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为最常用的定量评价方法。不同于物质实体型旅游资源易于获取测量数据,非遗资源类型多样、可测量性较差,迄今尚未出现针对资源本身的统计数据 and 测量数据,所以完全的定量评价较难实现。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非遗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以专家打分为基础测算指标权重,以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力求作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提出有实际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遗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赋分标准。

3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3.1 评价指标确立

3.1.1 旅游开发价值影响因素

(1) 资源禀赋条件是对资源属性中的内部基础性开发条件进行评判。衡量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旅游开发价值影响因素:①遗产价值。非遗旅游产品开发以遗产自身蕴涵的文化内涵为基础,所以遗产自身价值高低影响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潜力;②文化影响力。指非遗所代表的文化被了解、认识、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影响力大小既体现在非遗文化流行的范围,又体现在流行的程度。流行范围指该项非遗被普遍接受和采用的地域界限,流行程度指非遗在流行区域内受到群众喜好的程度。群众的喜好程度越高,参与的积极性越强烈,能够营造出在这一地域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越强(张宏梅, 2010);③传承集中度。传承群体的分布越集中,越能形成规模效应,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越适宜进行旅游开发;④资源保护与传承情况。非遗资源具有活态性,传承状况良好的遗产项目具有较好的展示基础,否则应对濒危遗产进行抢救与保护,而非旅游开发;⑤产品衍生性。指非遗资源与旅游相结合的能力,即从资源到旅游产品的转化能力,是进行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礎。

(2) 可展示与体验性的评价从市场吸引力和游客体验的角度对资源属性进行衡量,为非遗资源的旅游产品可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可展示与体验性是资源自身属性的一部分,不同于资源禀赋条件是对内部条件进行评价,而是以打造的旅游产品受欢迎程度衡量非遗资源的开发价值,评价内容包括:①可展示性。遗产可展示方式和可展示内容的多样性影响旅游体验。展示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助于激发游客对遗产的兴趣(夏玢, 2008)。②游客体验性。观赏的美观度、趣味性和是否能够亲身参与都是游客体验性的相关内容,体验性和参与性价值的挖掘能够延长旅游产品链条。遗产的美观度是进行旅游开发的基础,可参与性是非遗旅游资源不同于物质实体旅游资源的独特性所在,在观赏的同时开展可参与性活动能够丰富旅游产品的体验内容,加深体验深度(王文章, 2013)。③吸引的目标群体。包括吸引大众游客群体和专门化游客群体。能够吸引大众游客群体指的是对大众游客而言不因为语言、信仰等问题

存在欣赏障碍,多数游客认为具有可观赏性,这是非遗资源进行大众化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专门化游客指对某项文化遗产有特殊情感或兴趣(比如因为个人兴趣而对该项非遗有极高的忠诚度和游赏兴趣)的游客群体,专门化游客容易转变成严格的文化遗产旅游者,这一群体如果形成一定规模,能给文化遗产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非遗资源进行小众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

(3) 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是非遗资源的外部开发条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旅游设施和旅游业发展情况。遗产地有较好的旅游发展基础,较大的客流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即使并非最优质资源,也可融入到地方的旅游吸引物打造当中,凭借地方的巨大客流量和基础设施条件来获得旅游开发的成功。相反,如果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基础条件较差,交通可达性较差,缺乏旅游吸引物等情况,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即使是一流的,也难以成为热点旅游吸引物。

3.1.2 评价体系层次结构

在分析非遗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针对性强且切合非遗旅游资源特性的指标对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并通过专家咨询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调整。由此构建了由目标层、综合评价层、要素评价层、因子评价层和指标层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图1)。该评价体系由5个层次构成,其中,目标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为总目标;综合评价层包括资源禀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3个子系统,其中要素评价层中资源禀赋条件包括遗产文化价值、传承与影响范围、产品衍生性、传承与创新潜力4个评价要素,可展示与体验性包括游客体验性、可展示性和吸引目标群体3个评价要素,遗产的旅游发展条件包括旅游设施和旅游业发展情况2个评价要素;因子评价层包括遗产等级、传承群体分布集中度、流行影响范围等共22个评价因子。具体的表征指标中,评价因子 D_3 流行影响范围、 D_4 舞台表演、 D_5 过程展示、 D_6 传承艺人的数量规模、 D_{10} 遗产的开发创新潜力、 D_{13} 可参与性等6个因子分别由2个指标进行表征,所以最终的评价指标(E层级)共有28个。

上述指标体系的特色为:①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将非遗资源的可展示性与游客体验性的评价纳入到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非遗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评判包括资源内部因素、游客体验因素和外部

旅游发展因素;②评价指标体系内容全面、针对性强,从资源禀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3个方面进行评价,提出流行影响范围、传承群体集中度、4种衍生产品、社会参与程度、吸引的目标群体等具有针对性和创新性的指标;③层次更加细化,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更强,对非遗旅游开发价值的衡量更加全面;④运用赋值表打分,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3.2 指标权重

本文应用德尔菲法对20位专家进行三轮征询意见,第一轮专家咨询筛选评价指标,第二轮专家咨询内容是对各层指标进行权重赋值,第三轮征询确定专家对指标权重的最终意见。这20位专家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遗产旅游等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政府行政人员。权重计算使用9级标度法进行指标的两两比较和构造判断矩阵,以专家最终打分结果为计算样本,样本数量符合层次分析法的要求(Thom-

as, 2005)。权重计算过程借助yaahp层次分析法软件进行处理。

以综合评价层A-B为例(表1),表格中的相对重要性判断值是将专家判断矩阵数据各要素求几何平均之后得到的, W_i 为相应各指标权重, $C.R.$ 为随机一致性比例。当 $C.R.<0.10$ 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经测算,所有矩阵的 $C.R.$ 值均符合要求,计算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各评价层、评价因子权重如表1所示,评价指标权重如表2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综合评价层3个指标的权重排序依次是可展示与体验性(0.4211)、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0.3504)、资源禀赋条件(0.2285),表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遗产的可展示和可体验性是最影响旅游开发潜力的因素。

3.3 应用性评分表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全面、多层次的特点,共有28个评价指标。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针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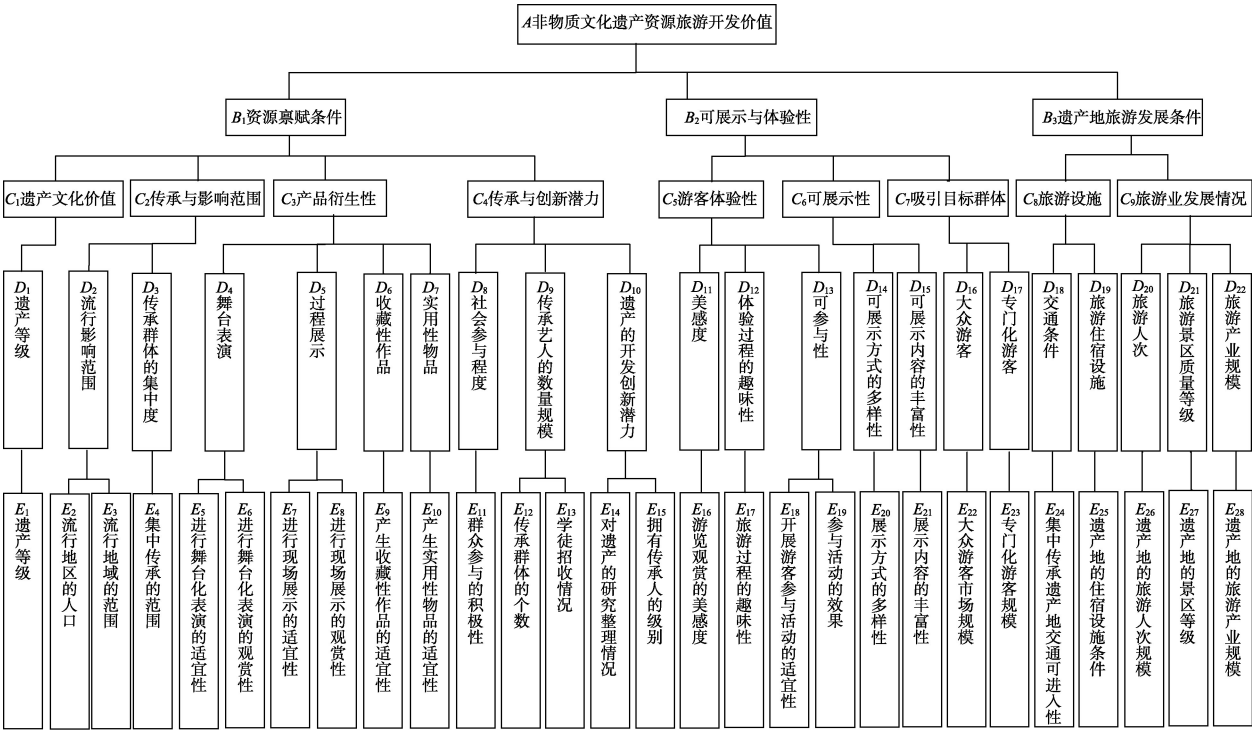


图1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层次图

Fig.1 Struc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表1 综合评价层因子判断矩阵A-B层及权重

Tab.1 Judgment matrix of A and B level indices

A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	B ₁ 资源禀赋条件	B ₂ 可展示与体验性	B ₃ 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	W_i	C.R.
B ₁ 资源禀赋条件	1.0000	0.5672	0.6240	0.2285	
B ₂ 可展示与体验性	1.6026	1.0000	1.2563	0.4211	0.0019
B ₃ 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	1.7632	0.7960	1.0000	0.3504	

表2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2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evaluation

目标层	综合评价层	权重	要素评价层	对应上一层的权重	对应目标层的总权重	因子评价层	对应上一层的权重	对应目标层的总权重
A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	B ₁ 资源禀赋条件	0.2285	C ₁ 遗产文化价值	0.2483	0.0567	D ₁ 遗产等级	1.0000	0.0567
			C ₂ 传承与影响范围	0.2111	0.0482	D ₂ 流行影响范围	0.4904	0.0237
			C ₃ 产品衍生性	0.2531	0.0578	D ₃ 传承群体的集中度	0.5096	0.0246
						D ₄ 舞台表演	0.2362	0.0137
						D ₅ 过程展示	0.2991	0.0173
						D ₆ 收藏性作品	0.2185	0.0126
						D ₇ 实用性物品	0.2462	0.0142
			C ₄ 传承与创新潜力	0.2875	0.0657	D ₈ 社会参与程度	0.2220	0.0146
						D ₉ 传承艺人的数量规模	0.3390	0.0223
						D ₁₀ 遗产的开发创新潜力	0.4390	0.0288
	B ₂ 可展示与体验性	0.4211	C ₅ 游客体验性	0.2909	0.1225	D ₁₁ 美感度	0.2025	0.0248
						D ₁₂ 体验过程的趣味性	0.3266	0.0400
						D ₁₃ 可参与性	0.4709	0.0577
			C ₆ 可展示性	0.3988	0.1679	D ₁₄ 可展示方式的多样性	0.5226	0.0878
						D ₁₅ 可展示内容的丰富性	0.4774	0.0802
			C ₇ 吸引目标群体	0.3103	0.1307	D ₁₆ 大众游客	0.4774	0.0624
						D ₁₇ 专门化游客	0.5226	0.0683
	B ₃ 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	0.3504	C ₈ 旅游设施	0.5127	0.1797	D ₁₈ 交通条件	0.5985	0.1075
			C ₉ 旅游业发展情况	0.4873	0.1707	D ₁₉ 旅游住宿设施	0.4015	0.0721
						D ₂₀ 旅游人次	0.2360	0.0403
						D ₂₁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0.3876	0.0662
						D ₂₂ 旅游产业规模	0.3763	0.0643

每一项非遗资源的每一个评价指标进行赋分。为便于实际操作,设定总目标层为100分,每项指标有6个得分级别(0、20、40、60、80、100),各个得分级别都有具体规定(表3)。单项资源的得分计算公式:

$$A = \sum_{i=1}^n E_i W_i$$

式中:A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项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综合得分值;E_i为评价指标i的得分值;W_i为评价指标i对应目标层的总权重;n为评价指标总数。

需要说明的是,对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进行评价时,“遗产地”是以非遗资源所在的区、县为衡量范围,并非整个地级市;“集中传承遗产地”是非遗资源传承最集中和最富集的村落、镇。比如千灯跳板茶项目是昆山千灯镇的民间舞蹈,则以昆山市(县级市)作为资源的遗产地,以千灯镇作为集中传承遗产地进行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的赋分评价。

3.4 资源等级划分

依据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总分,将非遗旅游资源价值分为3级,从高级到低级为:三级非遗旅游资源,得分≥85分;二级非遗旅游资源,得分75~84分;一级非遗旅游资源,得分60~74分;未获等级的非遗旅游资源,得分<60分。

4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实证研究

4.1 案例地概况

选取苏州作为实证研究案例地,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市,非遗资源数量多、种类丰富,拥有资源优势和较强的典型性。苏州拥有的昆曲、古琴艺术、端午习俗、宋锦织造技艺、缂丝织造技艺、香山帮古建筑营造技艺等6项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国内举足轻重的非遗资源集聚地。苏州共有32项国家级非遗,89项省级非遗,159项市级非遗。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资源分属十大类国家统计分类,对不同类别资源评价可以验证指标体系的普遍适用性。第二,苏州作为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不同区、县的旅游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性。市区等旅游资源富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其他旅游服务目的地的设施服务环境有很大差异性,为多种外部环境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提供了分析环境。第三,苏州是国内非遗工作最先进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表3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评分标准

Tab.3 Classif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dicators

评价指标	对应目标层的权重	评分标准/分					
		0	20	40	60	80	100
E_1 遗产等级	0.0567	未评级	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世界级
E_2 流行地区的人口	0.0087	<10万	10~50万	50~100万	100~500万	500~1000万	>1000万
E_3 流行地域的范围	0.0150	—	镇域内	县域内	跨县域	地级市	跨地级市
E_4 集中传承的范围	0.0246	无集中传承场所	传承点分布非常分散	分布分散于(相当于)县域内范围	分布集中于(相当于)镇域范围内	分布集中于(相当于)村落内	单一传承聚集点
E_5 进行舞台化表演的适宜性	0.0057	不适宜	很低	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E_6 进行舞台化表演的观赏性	0.0079	—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7 进行现场展示的适宜性	0.0071	不适宜	很低	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E_8 进行现场展示的观赏性	0.0102	—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9 产生收藏性作品的适宜性	0.0126	不适宜	很低	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E_{10} 产生实用性物品的适宜性	0.0142	不适宜	很低	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E_{11}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0.0146	—	很低	低	一般	较高	很高
E_{12} 传承群体的个数	0.0097	—	极少	很少	较高	高	很高
E_{13} 学徒招收情况	0.0126	—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14} 对遗产的研究整理情况	0.0132	—	对遗产的研究整理忽视	对非遗的历史脉络有物化资料保存	对非遗的历史脉络有良好梳理和物化保存	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博物馆	有非遗保护基地
E_{15} 拥有传承人的级别	0.0157	无级别	—	区级、县级	市级	省级	国家级
E_{16} 游览观赏的美感度	0.0248	—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17} 旅游过程的趣味性	0.0400	—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18} 开展游客参与活动的适宜性	0.0346	不适宜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19} 参与活动的效果	0.0231	—	很差	差	一般	较好	很好
E_{20} 展示方式的多样性	0.0878	—	极低	很低	一般	高	很高
E_{21} 展示内容的丰富性	0.0802	—	极少	很少	一般	较丰富	很丰富
E_{22} 大众游客市场规模	0.0624	—	规模很小,受到年龄、学历、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规模较小,受到年龄、学历、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规模一般,受到年龄、学历、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规模较大,基本不受年龄、学历、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规模很大,不受年龄、学历、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
E_{23} 吸引专门化游客的规模	0.0683	—	能吸引极少数的专门化游客	能吸引专门化游客,群体规模较小	能吸引专门化游客,群体规模一般	能吸引专门化游客,形成一定规模	能吸引专门化游客,形成很大规模
E_{24} 集中传承遗产地交通可进入性	0.1075	—	通往遗产地的交通可进入性差	通往遗产地的交通可进入性较差	通往遗产地的交通基本通畅	可进入性较好,具有三级公路直达	可进入性好,具有二级以上公路或设有高铁站;或具有旅游专线交通工具
E_{25} 遗产地的住宿设施条件	0.0721	无旅游住宿设施	客房的数量、档次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客房的数量基本满足旅游者需求,无星级酒店	客房的数量、档次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有3星级酒店	客房的数量、档次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有4星级酒店	客房的数量、档次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有5星级酒店
E_{26} 遗产地旅游人次规模	0.0403	未达到本省前50%	在本省居前50%	在本省居前40%	在本省居前30%	在本省居前20%	在本省居前10%
E_{27} 遗产地的景区等级	0.0662	无旅游吸引物	有其他旅游吸引物	有经营状况良好的景区	有评为3A级的旅游景区	有评为4A级的旅游景区	有评为5A级的旅游景区
E_{28} 遗产地的旅游产业规模	0.0643	未达到本省前50%	在本省居前50%	在本省居前40%	在本省居前30%	在本省居前20%	在本省居前10%

护方面具有开创精神。苏州在全国率先提出“抢救性保护、记忆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的分类保护方案。2015年3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性保护工程实施管理办法》开始试行,以记忆性保护的理念对濒危的非遗遗产进行明确的保护工程规划。非遗资源评价对苏州的资源保护和非遗工作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本文选取苏州市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评价单项,进行非遗旅游开发价值评价。

4.2 旅游开发价值综合评价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整理和重要旅游资源的实地考察,按照上文构建的非遗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进行赋分。依据评价赋分标准,向有关专家进行咨询打分者(其中参与打分的专家共6名)。根据单体各项指标权重和得分值,进行加权运算得到其综合得分值,并根据前文资源等级划分标准,进行资源等级划分。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分5类,中国在资源统计工作中提出了10类统计类别(表4)。通过计算评价出的苏州市三级旅游资源中各类型资源的总分值和均分值,可以揭示各类型资源的重要性,获得每一类型资源整体品位特征(图2)。

4.2.1 不同等级旅游资源特性分析

(1) 三级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旅游吸引力,能成为旅游市场开发中的主体资源。三级旅游资源有3项,分别为苏绣(87.79)、灯彩(87.06)和盆景技艺(86.10)(表5)。在良好的资源保护与传承前提下,这3项资源都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美观性和体验性并重,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旅游产品可塑性较强。例如,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制作过程本身具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灯彩作品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适于开发游客参与体验活动,易于开发深度体验类旅游产品,能形成以灯彩为主题的旅游产品链条。

(2) 可展示与体验性因素是决定二级旅游资源与三级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差距所在。二级旅游资源有16项(表5),其中包括6项世界级非遗(昆曲、古琴艺术、端午习俗、宋锦织造技艺、缂丝织造技艺、香山帮古建筑营造技艺)。世界级非遗没有列入三级旅游资源,可能的原因有:第一,遗产价值、文化价值与旅游开发价值是不等同的,并不能够因

为遗产等级高就判定一定属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很多资源尽管在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实际旅游开发过程中,对普通大众而言并不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其作为旅游资源的等级会降低。例如世界级非遗缂丝织造技艺、宋锦技艺属于蚕桑丝织技艺,是汉民族认同的文化标识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相比于丰富多样、题材广泛、推陈出新的苏绣市场,游客普遍认为苏绣具有可观赏性更强、旅游商品种类更多样、可开展亲身参与活动的优势。实际

表4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
评价级别与遗产类别

Tab.4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classes of Suzhou City					
遗产类别		资源级别			合计
国际分类	中国统计分类	三级	二级	一级	
口头传统和表现 形式	民间文学	0	0	0	0
表演艺术	传统音乐	0	1	3	4
	传统舞蹈	0	1	0	1
	传统戏曲	0	2	2	4
	曲艺	0	1	0	1
	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	0	0	0	0
传统手工艺	传统美术	3	1	8	12
	传统技艺	0	8	10	18
有关自然界和宇 宙的知识和实践	传统医药	0	0	0	0
社会实践、仪式与 节庆	民俗	0	2	6	8
合计		3	16	29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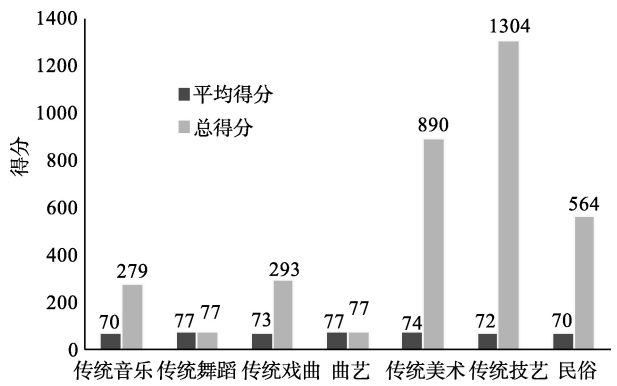


图2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资源类型评价得分^①
Fig.2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s of Suzhou City

①经评分得出,苏州市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3类没有项目进入旅游资源行列(表4),故图2中的资源类型为7项,上述三类的得分均为0分。

表5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等级表

Tab.5 Ranking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Suzhou City

旅游资源级别	资源名称
三级	苏绣、灯彩、盆景技艺
二级	碧螺春制作技艺、桃花坞木版年画、明式家具、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剧装戏具制作技艺、庙会(苏州轧神仙庙会)、缂丝织造技艺、昆曲、滑稽戏、苏州端午习俗、苏州评弹、制扇技艺、千灯跳板茶、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古琴艺术、宋锦织造技艺
一级	江南丝竹、泥塑、邓尉探海、核雕(光福核雕)、藏书澄泥石刻、玉雕、常熟花边制作技艺、苏州漆器、传统木船制作(古船制作)、青铜失蜡铸造技艺、苏刷、竹编(后塍竹编)、七夕节(太仓七夕习俗)、玄妙观道教音乐、上鹞灯、苏州彰缎织造、国画颜料制作技艺(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吴罗织造(四经绞罗织造)、金村庙会、锡剧、甬直水乡妇女服饰、虞山派篆刻艺术、木雕(佛像雕刻)、传统棉纺织(雷沟大布)、圣堂庙会、金山石雕、陆慕蟋蟀盆制作技艺、砖雕、十番音乐(辛庄)

开发情况也如此,镇湖作为苏绣的知名产地,已经形成以苏绣为主题的旅游街区,镇湖刺绣艺术馆景区成功申报4A级旅游景区,具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而缂丝织造和宋锦技艺并未形成具有如此规模和知名度的旅游吸引物。第二,与三级资源相比,二级资源在可展示与体验性方面有所不及。例如昆曲、古琴艺术在吸引目标群体方面具有局限性,虽能够吸引有特别兴趣爱好的专门化游客,但对普通大众游客的吸引力较低。普通游客听不懂昆腔,对昆曲的欣赏兴趣大大降低,因此,虽然昆曲是“百戏之祖”,但在旅游市场上并不比其他通俗易懂的表演类艺术更有优势。古琴艺术与旅游产品的结合方式只有舞台化的乐器演奏表演,展示内容和方式都较为单调,在旅游市场中大多作为辅助型资源,不具有独立成为旅游吸引物的条件。相比之下,苏绣、灯彩、盆景技艺既能够进行制作过程展示,又能够衍生出物化产品,展示方式与展示内容都更丰富,既能吸引大众游客,又能吸引一定规模的专门化游客,有着广阔的可吸引目标群体。

(3) 资源禀赋条件是决定一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层次的关键因素。32项国家级非遗资源中,二级以上旅游资源有12项,占到国家级资源数量的37.5%;57项省级非遗项目中,只有1项达到二级旅游资源行列,其余均为一级或未评级旅游资源,说明旅游资源级别和遗产文化价值有相关性。遗产文化价值是资源禀赋条件的重要评价内容,虽然文化价值不能够等同于旅游开发价值,但是遗产级别越高越易出现高旅游开发价值的资源项目。29项一级资源中,有18项属于传统手工艺类别,具有一定的游客体验性和可展示性。造成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不高的原因在于:传承与影响范围、传承与创新潜力等资源禀赋条件的评判结果较差。例如,常熟花边制作技艺在游客体验性和可展示性方面不逊于苏绣,但由于历史文化价值不高、流行范围

不广泛、传承艺人匮乏等影响了其旅游开发价值。

(4) 未评级资源有41项,即从现状来看不具有旅游开发价值,占评价总数的46.07%。其中,国家级资源有5项,分别为装裱修复技艺、雷允上制剂方法、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吴歌、宝卷。导致非遗资源旅游开发价值很低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资源不具有产品衍生性。比如装裱修复技艺是对古代书画珍品修复还原技艺,既不能产生物化商品,也不适合进行舞台表演,同时现场过程展示的观赏美观性较差,所以不具备转化成为旅游产品的条件。类似的情况还有路氏中医儿科、吴氏疔科、宋氏耳针等传统医药类非遗资源和吴歌、宝卷等民间文学类非遗资源。第二,资源不适宜展示。雷允上制剂方法属于企业专利技术,不适宜对外展示。御窑金砖制作技艺的制作环境比较无序,不适宜批量游客的参观游览,而产出的产品也没有太强的可观赏性,不具备旅游吸引力。第三,展示内容单一。未评级资源中有17项是饮食制作技艺,如采芝斋苏式糖果、苏式卤汁豆腐、太仓肉松制作技艺等,这类资源本身能产生物化产品,但展示的内容单一,达不到成为旅游开发主体的吸引力水平,同时地方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旅游景区中遍在性的餐饮服务,只具有一定的商品开发价值,不具备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第四,资源保护情况较差。部分资源的生存状况较差,面临传承危机,不具备可供展示的传承规模,所以目前不适宜作为旅游资源,当务之急是进行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这类资源包括吟咏调、七都提线木偶等。

4.2.2 不同类别非遗资源特性分析

手工艺类非遗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最丰富,在旅游开发价值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评价得出的苏州市三级非遗旅游资源的3项,全部属于传统美术类别;二级旅游资源的16项中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共9项,占56.3%;一级旅游资源的29项中手工艺类

占62.07%。可见,在所有大类中,手工艺类适于进行旅游开发的资源数量最多,最具旅游开发价值。具体而言,由于手工艺类的可展示性最强,方式包括现场展示、图片展示、实物展示、过程解说、互动交流等,展示内容包括制作过程、手工成品、历史作品、遗产文化等。以灯彩为例,既可以开展以灯彩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如苏州金鸡湖灯会),又可以进行灯彩作品的博物馆展示和成品销售,手艺人制作灯彩的过程有一定的美观性和趣味性,游客也可以参与体验制作过程。

民俗类资源的游客可参与性较强,适于进行旅游开发的资源,占单类资源总量比重最高。苏州市具有省级以上民俗类非遗共12项,其中适于进行旅游开发的共8项,占单类资源总量的66.67%,是所有类别中比重最高的。民俗类资源普遍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受普通群众欢迎程度高,例如,2015年苏州轧神仙庙会3天活动就吸引近70万人次。民俗类遗产本身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习俗,没有参与门槛,是最适于大众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

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医药类非遗的旅游可开发性较差。上述3类非遗资源,苏州市省级以上资源中没有一项具有旅游可开发性,表明这类资源的旅游开发适宜性很低,尤其在可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较差。例如吴歌、宝卷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是缺乏合适的展示方式,不适宜以这3类非遗资源为主体进行旅游开发,可根据实际情况,将遗产融入到其他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例如景区舞台表演可以融入地方武术的内容,景区解说也可融入民间文学类非遗资源。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文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从资源的产品可塑性和游客体验的视角对非遗资源属性进行衡量的思路。围绕遗产价值、遗产文化影响力、传承情况、创新能力、产品衍生性、游客体验性、可展示性、吸引的目标群体等非遗资源旅游开发价值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指标设计。从目标层、综合评价层、要素评价层、因子评价层和评价指标5个层次选取28项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9分标度进行同一层指标重要性的两两比较,获取各指标权重。综合评价层3个指标的权重排序依次为:可展示与体验性

(0.4211)、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0.3504)、资源禀赋条件(0.2285),为便于指标体系的实际操作,建立了资源赋分表。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的提出加深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特性的认识,对非遗资源旅游开发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思路。

运用指标体系对苏州市省级以上非遗资源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产品衍生性、展示适宜性、是否具备可观赏性、遗产保护情况决定了非遗资源是否能够成为旅游资源;可展示与体验性决定了非遗旅游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水平高低。评价结果中有近一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并不具备旅游开发价值,说明在市场开发利用过程中,进行资源筛选是前提条件,以免造成盲目投入和资源不合理利用。从非遗类别的特性分析,手工艺类非遗和民俗类非遗最具旅游开发潜力,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医药类非遗的旅游可开发性较差。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表明构建的评价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于资源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在广泛的资源及区域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和更多实际应用的基础上对评价方案加以完善,以提高其普适性和可推广性。

5.2 展望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提出以下3个方面设想:第一,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背景下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变迁与未来发展方向。人力成本上升提高了非遗的传承难度,工业制造能力强化冲击着手工艺生产市场,城镇化水平提升伴随着非遗生存环境的日渐萎缩。非遗也需要发展,它不是适于固化保存的静态遗产,而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遗产。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激活非遗自身的生命力,使其能摆脱濒危的困境,走出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是当前面临的挑战。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品化实现路径。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文化遗产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技艺、图样、剧本等,有些内容并不完全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和使用习惯,融入现代生活方式的程度较小,这是制约非遗产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只依靠传承艺人的力量完成非遗的创新是非常微弱的,在非遗产品化的道路上需要引入商业运营机制,包括文化遗产与创意设计相结合的产品开发与运营机制。在产品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知识产权的问题,有关传承艺人与运营商的利益分配问题,产品化给非遗本身带来的影响与改变问题等内容都值得深入探讨。第三,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的空间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广泛,对这类资源的地域性研究涉及较少。一些国家如日本的文化遗产分布图绘制工作已有很多成果,成为研究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为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很大帮助,但中国学术界仍未对此引起重视。今后,可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规律和特征进行探究;基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演变规律,绘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地图。这些研究内容将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历史研究等领域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陈炜, 陈能幸. 2011. 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构建[J]. 社会科学家, (10): 83-86. [Chen W, Chen N X. 2011. Xibu diqu feiwuzhi wenhua yichan lvyou kaifa shiyixing pingjia zhibiao tixi yu pingjia moxing goujian[J]. Social Scientist, (10): 83-86.]
- 陈珠芳. 2013.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6(12): 74-76. [Chen Z F. 2013. Feiwuzhi wenhua yichan lvyou ziyuan kaifa jiazhi pingjia yanjiu[J].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6(12): 74-76.]
- 代凌枝, 代合治, 赵汝磊. 2011. 基于AHP法的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3(1): 64-70. [Dai L Z, Dai H Z, Zhao R L. 2011. AHP quantitative appraisal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tourism resources in Weifang City[J].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3(1): 64-70.]
- 戴伦·J·蒂莫西, 斯蒂芬·W·博伊德. 2007. 遗产旅游[M]. 程尽能, 译.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Timothy D J, Boyd S W. 2007. Heritage tourism[M]. Cheng J N, Trans.. Beijing, China: Tourism Education Press.]
- 顾金孚, 王显成. 2008.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初探[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4(9): 793-795. [Gu J F, Wang X C. 2008. Research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exploit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4(9): 793-795.]
- 贺小荣, 谭志云. 2013.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吸引力的评价与启示[J]. 南京社会科学, (11): 139-144. [He X R, Tan Z Y. 2013. The tourism attra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Evaluation and implications[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1): 139-144.]
- 华春霞, 贾鸿雁. 2007.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9(S2): 159-161. [Hua C X, Jia H Y. 2007.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u lvyou kaifa[J].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S2): 159-161.]
- 雷蓉, 胡北明. 2012.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基于保护与传承的视角[J]. 贵州民族研究, 33(2): 130-134. [Lei R, Hu B M. 2012. Analysis about necess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from the view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33(2): 130-134.]
- 欧阳正宇. 2012.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以莲花山“花儿”为例[D]. 兰州: 兰州大学. [Ouyang Z Y. 2012.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from Huaer in Lianhuashan, China[D]. Lanzhou,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 沈惊宏, 余兆旺, 周葆华, 等. 2013. 区域温泉旅游开发适宜性分析及其对策[J]. 自然资源学报, 28(12): 2127-2139. [Shen J H, Yu Z W, Zhou B H, et al. 2013. Evaluation about tourism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of hot spring in Huna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8(12): 2127-2139.]
- 孙九霞. 2010. 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 旅游学刊, 25(5): 10-11. [Sun J X. 2010. Lvyou zuowei wenhua yichan baohu de yizhong xuanze[J]. Tourism Tribune, 25(5): 10-11.]
- 孙青, 张捷. 2007. 中国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价值评价[J]. 旅游学研究: 第二辑: 165-170. [Sun Q, Zhang J. 2007. Evaluation of tourism values of the first circle list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J]. Tourism Research: The Second Volume: 165-170.]
- 陶卓民, 林妙花, 沙润. 2009. 科技旅游资源分类及价值评价[J]. 地理研究, 28(2): 524-535. [Tao Z M, Lin M H, Sha R. 2009.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urism resour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8(2): 524-535.]
- 王文章. 2013.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Wang W Z. 2013. Fei wuzhi wenhua yichan gailun (xiudingban) [M]. Beijing, China: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 夏玢. 2008.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初探[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4(4): 382-384. [Xia B. 2008. Elementary exploration on characters of intangible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s [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4(4): 382-384.]
- 尹乐, 李建梅, 周亮广. 2013.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32(5): 163-166, 176. [Yin L, Li J M, Zhou L G. 2013. The val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in eastern Anhu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2(5): 163-166, 176.]
- 张博, 程圩. 2008. 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人文地理, 23(1): 74-79. [Zhang B, Cheng W. 2008. The cultural tour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J]. Human Geography, 23(1): 74-79.]
- 张宏梅. 2010. 文化学习与体验: 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核心诉求[J]. 旅游学刊, 25(4): 10. [Zhang H M. 2010. Wenhua xuexi yu tiyan: Wenhua yichan lvyouzhe de hexin suqiu [J]. Tourism Tribune, 25(4):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 GB/T 18972-2003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S/OL]. 2003-02-24[2016-05-07]. <http://www.cnta.gov.cn/zwgk/hybz/>

- 201506/t20150625_428120.shtml.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3. GB/T 18972-2003 Classifi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S/OL]. 2003-02-24[2016-05-07]. http://www.cnta.gov.cn/zwgk/hybz/201506/t20150625_428120.shtml.]
- Hwang S N, Lee C, Chen H J. 2005.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ts' involvement, place attac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atisfaction in Taiwan's national parks[J]. *Tourism Management*, 26(2): 143-156.
- Thomas L S. 2005. Making and validating complex decisions with the AHP/ANP[J].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14(1): 1-36.
- Weiler B, Ham S H. 2001. *Tour guides and interpretation*[M]// Weaver D B. *The encyclopedia of ecotourism*. London, UK: CABI Publications.
- Yoshida K. 2004. The museum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Museum International*, 56(1-2): 108-112.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City

ZHANG Xiye^{1,2,3}, YU Hu^{1*}, CHEN Tian¹, WANG Xinge^{1,2,3}, WANG Fuyuan^{1,2,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tect and utiliz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This study defined the concep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tourism resources, and formed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development potential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ources, including resource endowment, possibility for visual display and experience,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the heritage site, and other factors. Indicators of the evaluation include value of the heritage,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heritage, inheritance status, innovation ability, product derivation, tourist experience, visual display, target group attracted,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development. A total of 28 indicators and indices were selected and organized into five levels, including targe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lement evaluation, factor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 and they were weighted.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es are experience (with a weight of 0.4211), tourism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the heritage site (with a weight of 0.3504), and resource endowment (with a weight of 0.2285), indicating that visual display and experience of resourc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potentia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a resource scoring table was put forward. Taking S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of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above were evaluated, among which three were classified as level three tourism resources, 16 as level two tourism resources, and 29 as level one tourism resources, and 41 are without value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derivative products, suitability for visual display, level of appeal,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situation produce an effect on whether the intangible resources can become tourist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decisively influences the potential of tourism resourc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andicraft and folk custom are of high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of folklore, traditional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acrobatics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are of low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Empirical research proves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dicator system developed in this research is useful and can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ourism destinations to asses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develop tourism.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dicator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Suzhou City